



我的爷爷

□马玉亭(河南叶县)

我爷爷是个农民。他高个头,古铜色脸膛,长得膀大腰圆,腰间常常系着一条宽大的黑色腰巾。他常年在黄土地上劳作,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什么农活都难不倒他。这样,一年又一年,他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印记。我对他最早的印象,是他赶着一头黑牛,牛背上驮着碾过的小米和一个幼小的我,走在小营村东面回家的路上。

爷爷是一个轿夫。由于体质健壮,身段匀称,他和他的结拜兄弟王书秀、张改娃等组成一个小团队,在很早的旧社会就做起了抬轿的营生。你看他们迈着方步,双臂甩动,动作娴熟、优美。轿里的新娘自然感到平稳、舒坦。多数人家娶亲都要请他们风光一番。他们成了方圆几十里人人皆知的人物。

爷爷是饲养员。解放后,从初级社、高级社,再到人民公社,爷爷都一直喂牛。经他手喂过的牛,一个个膘肥体胖,油光发亮。牛屋在村西路南,屋里自南而北垒了两个大牛槽,牛拴在牛槽上面的横杆上。每天早上,只见爷爷总是先从草棚里端来麦秸,在草筛里搓了又搓,揉了又揉,筛净里面的麦糠,再把麦秸倒进牛槽,添上料水,搅拌几下,等到牛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,他才抽出腰间那根长烟管,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。

吃饱的牛被爷爷牵到屋后的清水塘里饮足了水。接着,爷爷又拿起铁刷在牛背上刷来刷去。那些牛总是歪着头,眯着眼睛,任凭爷爷摆布。

晚上,我和爷爷就睡在牛屋。冬天,拱麦秸窝可是一种享受。牛槽边的墙洞里放一盏煤油灯,墙洞早被油烟熏成了黑色。在微弱的灯光下,牛儿们安详地卧在牛铺里,它们反刍时有节奏的叮当叮当的铃铛声,伴我渐渐地入了梦乡。那段时间,是我一生中 happiest 的时光。

待到开春和秋耕季节,爷爷总是打起响鞭,牛拉着放有犁耙的笨重拖车,吱吱扭扭地奔向田野。两头牛总是争先恐后往前赶。随着爷爷熟悉的呵斥和清脆的鞭声,牛的身后翻起层层黑色的泥浪。然后,爷爷神气十足地站在耙上,像驾着一叶扁舟在水面上轻快地穿行。左拐右拐,提耙时也毫不减速,总是把那些泥耙得疏松、平整。

爷爷还很勇敢。一次,盘踞在西南山的土匪王泰领一伙人前来劫寨。寨丁们在寨底东面同他们交上了火。爷爷一马当先,赤膊上阵。不幸,一颗流弹射中了爷爷的左臂。鲜血直流,他仍不下火线。从包扎到疗伤,竟没有呻吟一声,真像关公刮骨疗毒时那样刚强。

爷爷带领我们渡过了一道道难关。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,人们瘦得皮包骨头,大多数人因吃不上盐得了浮肿病。我和妹妹像嗷嗷待哺的小鸟在屋里啼饥号寒。爷爷从雪窝里挖来坏红薯、马齿苋,剥来榆树皮,清水煮煮让我们充饥。

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晚上,我们听见了爷爷从青年队回来的敲门声。只见他一副武工队员的打扮。打开外罩,露出别在腰围的一排“绿色手榴弹”,那是刚掰下的带苞的玉米棒。我们把玉米粒捣碎熬粥喝,是爷爷把我们生命的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1979年农历十一月初三,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!享年78岁。我在爷爷的墓边,栽上一棵挺直的松树。我知道爷爷还在护佑着我们,我心中默念着:爷爷的性格像松树一样挺直,也像松树一样四季常青。爷爷的精神像一盏明灯照耀着我勇敢前行。

愿爷爷在地下安息!

坚持,是实现梦想的阶梯

□许群兄(江苏盐城)

吉林长春,说到街舞,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胖胖的女孩来。女孩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随着动感的节拍舞动起来,她的舞姿全然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有丝毫影响,每个看过她跳舞的人都会给以热烈的掌声,并夸赞她“棒棒哒”,这个体重有200多斤的女孩叫金美娜,今年24岁,是一名街舞老师。

金美娜对街舞的热爱,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她在12岁的时候,在电视上偶然看到跳街舞的节目,感觉这种舞蹈很帅,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街舞。之后,她便模仿着电视里的动作慢慢学起来。

父母看到美娜学街舞很生气,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,街舞就是社会上的不良青年跳着玩的,而她一个女孩子跟着瞎起什么哄?再说学生应以学业为重,怎么能分心去学跳舞呢?然而,美娜却不以为然,她认为这种舞蹈很帅气,而她完全可以成为这帅气的一分子。于是,一有机会,她

就背着父母偷偷地学习。

然而,有许多事总是发生在预料之外。一次生病,因为吃药的原因,致使美娜的体重一路飙升,竟一下由一个只重八九十斤的苗条女孩子变成了重达200多斤的“胖妞”。为了能继续帅帅地跳街舞,美娜不停地尝试减肥,然而,遗憾的是都没有成功。

虽说,美娜的身体柔韧性依旧很好,跳起舞来也依旧是激情四射,但在众多的赞赏声里依旧会掺杂着一些异样的声音,“那么胖,还跳街舞”“颠覆了我对街舞的想象”“看上去像个小丑”……

虽说那些异样的声音是预料之中的,毕竟在所有人的眼里,舞者都是身材比例比较好的,而胖胖的她却显得很“另类”。美娜有点泄气,但在“消停”几天之后,她就感觉浑身不舒服,仿佛丢了什么似的。

美娜这才知道,原来舞蹈已像“病”一样深入她的骨髓,而乐观开朗的她也很快释然,她借用但丁的一句名言作为

自己的座右铭: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!

此后,美娜开始心无旁骛地跳舞,开心的时候跳,不开心的时候也跳。在她眼里,舞蹈已经融入了她的灵魂,能表达她所有的心情。她希望有朝一日,她能成为舞蹈达人,还希望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,教喜欢舞蹈的人学跳舞。

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她放弃,都无济于事。为了能让她“迷途知返”,他们甚至断了她的经济来源。然而,没想到的是,美娜竟然一边打工赚钱,一边学习跳舞。

跳舞让美娜的体力消耗很大,加上她体重的原因,每首歌曲后美娜都会停下来喝水或者歇一歇。但只要音乐一响起,她又会满身热情地跳起来。美娜曾笑着对朋友说:“舞蹈就是我的生命,生命不息,跳舞不止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十余年的努力,美娜终于达成心愿,成了一名舞蹈达人。在所有看过她跳舞的人眼里,看到

的永远是她帅气的舞姿以及满身的热情,他们纷纷为她点赞,甚至拍视频上传网络,言词里是满满的钦佩。

很快,有舞迷找到美娜,要跟她学习跳舞;有家长找到她,要让孩子跟她学习跳舞。为了能有好的学习环境,美娜找舅舅借了一笔钱,随后又开了一个车库,简单收拾一番后,开始了舞蹈老师的生涯。

车库里的门不密封,冬天的时候,凉风透过门缝嗖嗖地刮进来,但专心跳舞的美娜和学员们全然感觉不到冷;夏天的时候,没有空调,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,有时能洒一地,但却丝毫没有削减他们对舞蹈的热爱。

如今的美娜,终于梦想成真了,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,而且还成了整个长春市大名鼎鼎的街舞“教头”。美娜曾说过一句话:“坚持,是实现梦想的阶梯!”其实,纵观世事,皆是如此,只要你坚持了,不管梦想多遥远,都会有实现的那一天。

生命中的轻欢

□马亚伟(河北保定)

忽然因为一个词而心动:轻欢。轻欢,而不是清欢。苏轼说,人生有味是清欢,清欢指的是清淡的欢愉,那种味道很难言传,应该是人生历练后的彻悟,是繁华落尽、洗尽铅华之后的淡然,把人生看透看淡而心生欢愉,这个词有点深奥有点微妙。

而轻欢就不同了。我以为,轻欢的轻,指的是轻快,轻盈,轻灵,轻松,是微微动起来的感受;轻欢的欢,指的是欢乐,欢快,也是动态的。清欢,是内心的感受;轻欢,是外在表现。轻欢,轻快地动起来,欢乐地生活。相比较而言,轻欢是直接的,可看可感的,带有感染力。它不故作高深,也不肤浅庸俗,比小资多了几分烟火气,比俗世多了几分诗意,实在是让人欢喜。而且这种欢喜,深浅正好,没有大喜大悲,就是心上跳跃着的小欢

喜,不会让人心花怒放,只是轻轻地,心动了一下,暗香浮动恰恰好。

如果能够苍茫浮世中,寻找并保留一种轻欢的状态,真的是人生之幸。

那天我们三个人去一个朋友家做客,谈笑中,她忽然来了兴致,要为我们唱一段黄梅戏。她喜欢黄梅戏多年,是资深票友,说黄梅戏是她生活中的锦缎,让她的人生舞动出生动斑斓的色彩。

朋友换上戏服,唱起了《女驸马》的经典唱段。她轻舞衣袖,举手投足间灵气毕现。她的唱腔婉转动人,动作轻盈灵动,真的是妙极了。看着朋友陶醉在自己喜欢的戏曲中,那么幸福和愉悦,我也觉得心上有一只轻盈跳跃的小鹿,很欢悦。朋友唱完,我们鼓掌,她给我们讲这个唱段的特点,我们听得饶有兴致,

还谈了自己的感受。

有人唱,有人听,有展示,有欣赏,彼此理解,还能和谐互动,创设出非常美好的氛围。

想想我们几个人,平日里忙忙碌碌,忙着在职场中与自己、与别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也忙着在柴米油盐中把母亲、妻子、女儿的角色诠释得无可挑剔。有的时候,生活中的琐碎和烦恼会消磨人的灵气,如果你沦陷其中,就会变得暮气沉沉。不过还好,我们懂得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那点点轻欢。曾经我们推崇简静生活,以为岁月静好是生命的最佳状态。可如果生命之水静得连一丝涟漪都没有,那该有多沉闷!

轻欢,就是轻轻敲破沉闷的鼓声,让生活有了节奏感,有了动起来的活力。我们几个好友中,有的坚持练瑜伽,

有的加入了书画协会,有的是驴友群里的群主,我们时刻记得,要让自己保持欢喜心,要让生命处在愉悦状态。轻欢,就是要轻轻动起来,走起来,让生活的静水变成清浅的流水。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,生活生动起来,就能收获更多的小确幸,从而丰富生活,让生命更加有质感。

轻欢,是我们必须要保持的状态。不要离群索居,不要孤家寡人,这不过是你不愿改变现状、不愿接纳多姿多彩生活的借口。生活最慷慨,赐予我们广阔而丰饶的天地,何必做一只困在井底的青蛙?

让生命起舞,给生活注入活力,活出轻欢的状态。

与日月相望,与山河对坐,与草木交谈,与流水唱和,与书香融合,与音乐共鸣……与生命把盏言欢,轻轻欢悦,浓浓滋味,尽在其中。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cby2013@qq.com